

◆ 宋代理學三書隨劄

◆ 陽明學述要

錢賓四先生全集

錢穆 著

錢賓四先生全集 ⑩

宋代理學二書隨劄

錢 穆 著



出版說明

民國六十七年春，錢賓四先生罹眼疾，嗣後雙目模糊，不能康復，然仍講學著述不輟。七十年秋至翌年之夏，爲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研究生講授周子通書及近思錄，隨講隨作劄記。又其時臺北故宮博物院影印元劉因所編朱子四書集義精要，有綠裝本，字體甚大，先生勉能閱讀，讀而有得，亦作爲劄記。因合編爲本書，七十二年十月交由東大圖書公司出版。又有同時期所撰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再論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略論朱子學之主要精神、中國文化演進之三大階程及其未來之演進共四文，亦以附錄於本書之後。至七十七年重編國史新論，乃將論士兩篇改隸該書，故東大圖書公司七十八年三月增訂新版之國史新論，亦有此二文。今編爲全集，仍遵先生重編之意，刪去此兩篇。其餘兩篇，亦以類相從，略論朱子學之主要精神移入本編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中國文化演進之三大階程及其未來之演進則移入丙編文化學大義。

此次重排，據原版爲底本，改正若干誤植文字，並對標點符號進行整理。主要加入私名號、書名號，以方便閱讀。整理排校工作，雖力求慎重，恐不免仍有錯誤疏漏之處，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之整理，係由陳仁華先生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

余自八十後，雙目模糊，已不能再讀書，但亦不忘時有所撰述。民國七十年之秋，迄於七十一年之夏，爲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諸生開講周濂溪易通書及朱子、呂東萊所合編之近思錄。隨講隨作劄記。又元代劉因所編朱子四書集義精要一書，字體大，略能誦讀，亦寫爲劄記。合編爲理學三書隨劄。於余舊撰宋明理學概述，及所收入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中自宋以下有關理學諸篇，以及朱子新學案一書，或有重複義，或有新出義，讀者合而觀之，亦可見余對理學見解之一斑。

余又同時有論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上下兩篇，亦附編於本書之後。竊謂自戰國以來，中國社會特有士，乃中國傳統文化一大特徵。兩漢以來之儒林，宋、明以下之道學，皆士也。卽道、釋兩家中亦多士。明於其所以爲士，乃知其所以爲學矣。亦合而觀之，乃庶知中國學術之大統。再以會合之於中國歷代之史實，則知凡學之成體，亦必兼有其用矣。其所爲學之是非得失，高下大

小，則必憑史實而衡定之。又略論朱子學之主要精神一文，爲余應美國在夏威夷召開世界朱子哲學會議之邀，未克出席而作。時爲民國七十一年七月。又中國文化演進之三大階程及其未來之演進一文，爲余應香港中文大學二十週年紀念學術講演之邀而作。時爲民國七十二年四月。此兩文亦並附於後。是爲序。①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夏錢穆識於臺北士林之外雙溪時爲八十九年之誕辰

① 編者按：論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上下兩篇、略論朱子學之主要精神、中國文化演進之三大階程及其未來之演進共四文，已移入他書，不附於此。詳情請參閱出版說明。

宋代理學三書隨劄 目次

序	三
朱子四書集義精要隨劄	一
一 大學	二
二 論語	二七
三 孟子	二六
四 中庸	一六一
周濂溪通書隨劄	一七九
近思錄隨劄	二二一

宋代理學三書隨劄

朱子四書集義精要隨劄

朱子成論語、孟子集注、大學、中庸章句，爲其畢生瘁精盡力之作。而務求簡明，下語不多。在其文集、語類、四書或問諸書中，逐章逐句，討論發明，爲集注、章句所未及者，實繁有之。後人薈萃爲朱子四書集義。元初劉因靜修加以刪節，爲朱子四書集義精要。其書後世少流傳。故宮博物院就元刊本重爲印行。余自八十後，兩目模糊，不能讀書。惟此書字大逾恆，勉得誦覽。又可遇倦卽止，不須通篇讀下。余八十七歲生辰之前，天暑蒸溽，偶取此書，晨夕伏案，藉資消遣。隨有劄錄，管窺蠡測，聊以成編。工畢於七十年八月之四日，在余八十七生辰後二十五日。先後亦幾兩月之久矣。耄老荒味，仍復惜而存之，讀者幸加鑒諒。

大學

一

朱子曰：

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故為學要先識其外面規模如此之大，而內用工夫以實之。

今按：程、朱表章四書，其義在此。如大學一篇，明明德親民以止於至善，此即其規模之大也。然盡在外面。至於捨此而僅求獨善其身，則本末、內外、先後、大小之辨，便已失之。近人疑程、朱理學偏重內，可於此知其非矣。

朱子又曰：

吾儒必讀書，逐一就事物上窮理。異端之學，一切掃去，空空寂寂，然乃謂事已了。若將些子事付之，便都沒奈何。

則謂程、朱內究心性，看輕外面事物實用處，必誤無疑。若以當前中西學術相比，則可謂西學重外，中學重內。中學內究心性，而西學不之及。此又所從言之各異，當加明辨。

二

朱子曰：

虛靈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闕，便是性。禪家則但以虛靈不昧者為性，而無具眾理以下之事。

今按：中國傳統文化可稱為「人本文化」，以其一切以人為本。人間眾事，是非得失，不衡量以人心，則何由而判。故曰：「虛靈不昧，此理具足。」萬物各有理，豈能具足於人心。西方

科學家各就物處求理，儘可與人無關。如生物學研究一切生物之理，鑽尋無微不至，然與人生之理，則有相距甚遠，渺不相關者。人生當何去何從，生物學家轉置一旁，不加理會。亦可謂有得於物性，卻無得於人性，此與禪家有何不同。

朱子曰：

人只一心為本，存得此心，於事物方知有脉絡貫通處。

今按：人生以己之一心為本，此語無可懷疑。人心與外面事物之脈絡相通處，中國人即謂之「理」。若略去人心，必從客觀來外求物理，則原子彈可以多殺人，亦是物理。但人理中決不許其如此。今日西方文明多從物理來，但不求人理。原子彈發明，特其後起之一項而已。其他機械，有害人理者，多可類推。茲不詳論。

三

朱子曰：

悚然一念，自覺其非，便是明之之端。

今按：可見大學言「明明德」，乃指明人道，非是明物理。

又曰：

「明德」統言在己之德，本無瑕垢。「至善」指言理之極致，隨事而在。

又曰：

「善」字輕，「至」字重。

今按：科學發明亦可謂是人之明德，亦未嘗不有善。但不得謂其皆是「至善」。今日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皆賴科學發明，其事豈盡屬至善乎？中國人非反科學，但科學亦須「止於至善」始得耳。

四

朱子曰：

「靜」是就心上言，「安」是就身上言。靜、安頗相似，安蓋深於靜也。

今按：是心靜了，還求能身安，則身之安更進於心之靜。何得謂宋儒重言心，輕言身。理學家語語必歸落到實際人生上，亦豈空作哲理高論，便算能事已盡。

又曰：

公但能守得塊然黑底虛靜，不曾守得那白底虛靜，須將那黑底打成箇白底，使其中東西南北玲瓏透徹，虛明顯敞，如此方是虛靜。若但守得黑底虛靜何用。

今按：朱子此處分別「黑的虛靜」與「白的虛靜」，可謂發人所未發，言人所未言。道家好言虛靜，莊子書中並屢引顏淵爲說。周濂溪言：「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顏子之學，先有外面一套規模。莊老道家亦不得謂其非有外面一套規模，則其言虛靜亦應是白底，非黑底。孔門四子言志，孔子有「吾與點也」之嘆。亦因三子志於外，而曾點則有一番虛靜之意。但曾點心中決不能如顏子般白。宋、明儒中亦多重視與點一嘆者，不先存黑、白之辨，則終有病。西方

人絕少言虛靜，此亦中西文化一相異。

又曰：

定、靜、安，是未有事時胸次洒然。慮是正與事接處對同勘合也。

今按：西方人只注意與事接處，事後乃覓一段休閒娛樂時間。然仍與事接，特轉換一對象耳。不似中國人要一「胸次洒然」時。

又曰：

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定、靜、安三字須分節次。其實知止後皆容易進。能慮、能得最是難進處。多是至安處住了。能慮去能得地位雖甚近，然只是難進。挽弓到臨滿時，分外難開。

今按：近人好言進步，實是要先知止，始能進。否則今日進了，若見爲昨日之未進，卽是退。明日進了，又見爲今日之未進，仍是退。豈不永求未來之進步卽見爲以往之退步，進退漫無標準而永無止境乎？

又功效與工夫不同。朱子又說：

工夫全在知止，能字蓋滔滔而去，自然如此者。

又說：

知止只是先知得事理如此。

今按：此處卻是中國文化傳統義、利一大辨所在。所謂事理，乃指其事該如此。所謂「得」乃指此事達到該如此地位，亦即所謂「義」。非是其事要達到我所欲的地位，此則爲「利」。爲父當知止於慈，爲子當知止於孝。知一止處，自能定，能靜，能安，能慮，而後能得。所得仍是此慈孝止處。而對如何慈、如何孝的功效次第，則逐步有進了。此與近代西方科學進步的觀念大不同。

五

朱子曰：

譬如百尋之木，根本枝葉，生意無不在焉。但知所先後則近道耳。豈曰專用其本而直棄其末哉。

今按：今日號稱爲知識爆破時代。朱子則曰：「天下無一物非吾度內者，亦無一事非吾之所當爲。」則知識爆破，亦非一害。但恨無人知其本末，審所先後，人各專家，惟我爲是，則大病叢生矣。中國人言「體統」，能成體，斯有統。隨時隨地，各爲所利，尋求知識，斯已失其大本，無體統可言，此則其病也。

又曰：

瑟僞赫喧，若有主於中，而不能發於外，不是至善。務飾於外，而無主於中，亦不是至善。

程明道言：

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

今按：道家每多重內輕外。墨家兼愛，則飾於外，無主於中。明道之內外兩忘，非主無內外，乃主不偏執一端以相爭。如西方人，則專務外而忘內。

六

朱子曰：

理不是在面前別為一物，卽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譬如修養家所謂鉛汞龍虎，皆是我身內之物，非在外也。

今按：此說非忘內外，乃是合內外。心與理一卽如此。然亦非謂心卽理。

問：「物之無情，亦有理否？」朱子曰：